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前漢紀卷十三
四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九百三十八 史部

前漢紀卷十三

漢 荀悅 撰

孝武皇帝紀四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春三月戊寅丞相公孫弘薨壬辰御史大夫李蔡為丞相張湯為御史大夫驃騎將軍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逾烏盭討濮連陟狐奴歷五國生獲匈奴單于子轉戰五日過焉耆山千有餘里合短兵鏖皐蘭下斬虜侯王執混邪王及相國都尉收

休屠王祭天金人去病者衛青姊少兒子也父霍仲孺為縣吏給事平陽公主家與少兒私通生去病去病初以侍中為嫖姚校尉從衛青擊匈奴有功封冠軍侯及至是役增封一千二百戸夏馬生余吾水中南越獻馴象能言鳥將軍去病公孫敖出北地二千餘里過居延斬首虜三萬餘級匈奴入鴈門殺畧數百人遣衛尉張騫郎中令李廣將兵出右北平廣將四千餘騎付之與張騫異道匈奴數萬騎圍廣廣軍士震恐廣乃使其子

敢從數十騎直貫突胡騎中出其左右而還謂廣曰胡騎易與耳軍士心乃安稍為營陣外向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射矢且盡廣乃持滿無發廣身自以大箭射其裨將殺數十人胡虜稍稍解去會日暮吏士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明旦復力戰而張騫以萬騎至匈奴乃解去廣騎畧盡獨得以身免亦殺虜三千餘人廣既歸以其所殺獲自當無罪無賞張騫以後期當斬贖為庶人廣亦為庶人廣嘗夜遊田間飲還霸陵尉

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幾何匈奴入遼西名拜廣右北平太守廣請尉俱至軍所而斬之江都王建有罪自殺初易王薨建居服外舍名易王所幸淖姬等十九人及女弟信臣等與姦通建遊章臺令子乘小船建蹈覆其船四人皆溺二人死復遊雷陂天大風建使郎二人乘小船入波中船覆郎溺投水乍見乍没建臨視之大笑以為樂卒皆死宫人女子有過輒裸令擊鼓或置樹上

久者三十日乃得衣或從狼嚙殺之建觀而笑之或閉人令餓死凡殺人無辜者三十五人建欲令人與禽獸交而生子令宫人與羝羊及狗交自知罪多國中人欲告之建遂謀反作黄屋盖刻皇帝璽作漢節賂閩越約有急相助建時載其父所賜天子旌旗出入後事發覺有司奏建無道雖桀紂之惡不至於是當以謀反法誅廷尉宗正即問建建自殺本傳云魯哀有言寡人生於深宫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信哉斯

言雖欲不危亡不可得也是以古之人以宴安為鴆毒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興諸侯王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沉溺於放恣之中居勢使之然也自凡人猶繫於習俗何況哀公之倫乎夫唯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膠東王寄甍淮南王謀反時寄漸聞其事私作戰守備及後治淮南王事上令下吏辭出之寄後自傷悔發病死不敢置祠後上立寄長子賢為王秋混邪王率衆四萬餘人來降封為列侯單于怒曰混邪王休屠王

數為漢所破單于欲誅之故二王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混邪殺之并其衆以降合四萬餘人置五屬國以處之以其地為武威酒泉郡而休屠王子曰日磾與母閼氏及弟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休屠王祭天作金人故曰金氏上遊後庭視馬後宮滿廄掌養事數十人莫不竊視磾獨不敢視馬又肥好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麗上異而問之以狀對即日拜為馬監後為光祿大夫侍中上甚信愛之賞賜累千金出則參乘入則侍帷

幄貴戚左右皆曰陛下安得一胡兒而反責重之上益厚焉曰磾母教二子有法度母病死上圖母形於甘泉宫曰磾每朝見母畫像常拜泣而後去日磾二子皆為上弄兒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宫人戲日磾見之即殺之上大怒日磾言其狀上為泣而心敬日磾侍左右數十年未嘗忤視上賜守宫女不敢近之其謹慎如此

三年春有星孛於東方夏大旱五月赦天下立膠東康王少子慶為六安王慶寄之愛子也上憐焉故立之

封蕭何曾孫慶為酇侯先是慶父則嗣有罪免故以弟子勝嗣有罪免侯故以兄子慶嗣何後秋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畧千餘人遣謁者舉吏民能假貸貧民者以名聞是時混邪王新降縣官費衆倉庫空竭貧民流徙皆仰給貸於縣官縣官無以賑之河南人卜式以錢二十萬與太守助廪貧民時富民多匿財者唯式願出家財上召拜為郎中賜爵左庶長復田十頃布告天下以諷百姓式以田畜為事有年千餘頭先是時擊匈奴

式上書願輸家財半以助邊上問式欲官乎對曰不願又問家有冤乎曰無也以為天子誅匈奴賢者宜盡節有財者宜輸之則匈奴可滅也時丞相公孫弘以為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為化不許之及式為郎中上乃使式牧羊上林苑中羊肥息上見問而善之式曰非獨羊治民亦猶是以時起居惡者輙去之無令敗羣上奇其言拜緱氏令吏民便之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半是歲發謫吏卒穿昆明池

四年春有司言關東流民凡七十二萬五千口縣官無以衣食賑廩用度不足請收銀錫以白鹿皮造白金及皮幣以足用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繢為皮幣直三十萬王侯宗室朝覲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以銀錫為白金三品其一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白撰直三千其二差小而方之其文曰馬直五百其三復小隨之其文曰龜直三百銷半兩錢更鑄五銖錢重如其文又盜鑄作幣罪死於是孔

僅為大司農丞領管鹽鐵桑弘羊洛陽賈人子以能心計年十三為侍中言利事皆析秋毫而始筭緡錢及車舩矣其後弘羊請置大司農部丞數十人分主郡國各得往置均輸鹽鐵官令逺方各以其物商賈所販賣為賦而相準輸置平凖官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諸物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物皆反其本而物不得踴貴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凖又請令民得以粟補吏罪人得以贖死及入粟

為吏復各有差於是民不益賦而國用饒足乃賜弘羊爵左庶長黃金二百斤會天大旱上令百官請雨太子傅卜式言於上曰縣官當衣食租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賣求利獨烹弘羊天乃雨是時董仲舒說上曰古稅民不過什一使民歲不過三日民財用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供稅下足以畜妻子故民悅而從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道除井田之制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又專川澤之利

營山林之饒荒淫越制邑有人君之尊里有王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有吏卒征衛屯戍一歲力役四十倍於古田稅口賦二十倍於古或耕豪傑之田見稅什五故常衣馬牛之衣食犬豕之食又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行民無所聊生逃亡山林並為盜賊斷獄一歲以十萬數漢興遵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占田塞兼并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徭役以寛民然後可治也其言未施

行有星孛於東北夏有長星出於西北大將軍衛青將四將軍出定襄將軍去病出代各萬餘騎步兵數十萬青到漠北圍單于斬首萬九千級單于遁走追至寘顔山乃還去病與左賢王戰斬首虜七萬餘級封狼居胥山乃還前將軍李廣右將軍趙食其皆後期廣自殺食其贖死廣與大將軍別道迷而後期大將軍遣長吏責問廣令詣幕府對謂其麾下曰廣結髪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迷而失道豈非天邪且廣年已六十餘終不

能使復對刀筆吏矣遂自刎死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莫不垂泣廣初文帝時以良家子從軍文帝奇其才曰使廣遭高帝萬戶侯豈足道哉及吳楚反時戰昌邑下顯名後為上郡太守匈奴入上郡上使中貴人助廣擊匈奴中貴人將數十騎出見匈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告廣廣曰此必匈奴射鵰者乃從百餘騎馳射殺二人生得一人匈奴數千騎望見廣以為誘騎驚出兵上山而陣廣直前來至匈奴二里止

令皆下馬解鞍有白馬將軍出護兵廣射殺之復還解鞍縱馬胡兵怪之卒不敢擊會日已暮胡以為漢有伏兵乃夜遁走甞獵見草中石以為伏虎射之入石没羽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廣之軍吏士卒多以軍功封侯者而廣終不得封初西羌反廣誘降者八百餘人而同日盡殺之望氣者王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將軍所以不封侯也

五年春三月甲午丞相李蔡有罪自殺賜葬地陽陵二

十畞盜取長陵三畞又侵神道壖地一畞葬其中行五銖錢從天下大姦猾吏民於邊關内侯郎中令李敢怨衛青之恨其父也乃擊青傷之諱而匿之居無幾何敢從上甘泉霍去病怨敢傷青射殺敢上為諱云鹿觸殺之夏四月乙丑太子太傅嚴青翟為丞相

六年冬十月雨水無氷夏四月乙巳朔立皇子閎為齊王賜策曰惟元狩六年夏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張湯廟立皇子閎為齊王曰嗚呼小子閎受兹青土朕

承天序唯崇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爲漢藩輔嗚呼念之哉龔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明德顯厥有不臧無乃凶于乃國害于爾躬嗚呼保國有民可不慎歟王其勗哉立皇子旦爲燕王胥爲廣陵王皆賜策六月乙卯詔遣博士六人分廵天下存孤寡恤廢病賑窮乏勸孝悌舉獨行之君子秋七月大司馬驃騎大將軍霍去病薨發屬國玄甲陣自長安至茂陵爲塚塋象祁連山謚曰景桓侯去病爲將敢深入赴利不顧其難然

士卒或乏糧食上嘗教之孫吴兵法對曰顧方畧如何耳其不踰用古兵法上為治第對曰匈奴不滅臣何以家為去病後甚貴寵而衛青稍衰賔客故人皆去青而事去病唯故益州刺史任安不肯去初去病既壯大乃自知為霍仲孺子會為驃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乃迎見仲孺大為置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之仲孺小子光字子孟時年十餘歲因將光西入關仕光為郎遷侍中去病死後光為奉車都尉光禄大夫出則同車入侍

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

元鼎元年夏五月赦天下大酺五日六月得寶鼎於河東汾水上薦見於宗廟藏於甘泉宮鼎大八尺一寸高三尺六寸羣臣伏賀曰陛下得周鼎侍中光祿大夫吾丘壽王獨曰非周鼎王怒召而問之對曰周有明德上天報應鼎為周出故為周寶今陛下恢崇大業天瑞並至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縣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

寶鼎自出此天所以與漢乃漢寶非周寶也上曰善賜金五十斤初公孫弘奏禁民無持弓弩曰一賊彎弩百吏不敢前此盜賊所以難容也上下其議壽王對曰大射之禮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之道也臣聞聖人合射以教人不聞弓矢以為禁也攻奪之罪死而猶不禁大姦之重誅而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吏不能止良民自衛而抵罪犯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為無益於禁姦而令學之者不得修其業不甚便上以難弘弘

屈服馬壽王字子贛涿郡人也後坐事誅濟東王彭離有罪廢徙上庸博士徐偃使循行天下郡國矯制膠東魯國鼓鑄鹽鐵御史大夫張湯劾奏偃法至死偃對曰為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存萬民者專之可也湯不能屈其義有詔使中謁者終軍問其狀終軍語偃曰古者諸侯國異政家殊俗安危之勢呼吸成變故有專已之義今天下為一春秋之義王者無外偃修封域之中而辭以出境何也且鹽鐵郡國有餘

藏且三國廢不足為害而以安社稷為辭何也偃以前三奏不許而直矯制作威福此明王所必加誅也凡偃鑄鐵欲及春耕種贍民器今魯之鼓鑄當先具其器備至秋乃能舉火此言與實倍也枉尺直尋孟子猶稱不可今所犯罪重所就者少偃自以為必死而為之邪將幸誅不加欲以採名也偃辭屈下御史大夫服罪終軍濟南人也年十八選為博士到府受遣太守賢而友之軍揖太守而去徒步入關關吏與繻曰還當合符軍曰大

文夫西遊終不徙還棄繻去及軍為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前棄繻生也

二年冬十有一月御史大夫張湯有罪自殺御史中丞李文與湯有郤湯所厚吏魯謁居陰使人上變告文姦事事下湯治論殺文而德厚謁居謁居病湯親為之摩足趙王素怨湯上書告湯大臣乃與吏謁居摩足疑與為大姦丞相長史朱買臣等素怨湯亦言湯且欲為請奏所愛幸賈人田信等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

上以問湯湯不服罪於是上使使迫責湯湯為書謝因曰陷臣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昆弟諸子欲厚葬之湯母曰湯為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葬之有載以牛車有棺無槨上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盡誅買臣等初湯好文涉深刻與太中大夫趙禹共定律令禹官至少府亦深刻然禹意在奉公孤立而湯佞智以諛世主接士大夫造請諸公不避寒暑以得聲譽上甚信用之每朝奏事日旰忘食丞相充位而已天下事皆決於湯湯嘗

病上親問疾匈奴嘗求和親羣臣議上前博士狄山以和親為便湯曰此愚儒無知山曰臣固愚愚忠不若湯詐忠也上作色曰吾使山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山曰不能曰居一縣又曰不能復曰居一鄣山自度窮且下吏因曰能遣山乘一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羣臣畏湯莫敢言矣湯子安世少為郎給事中尚書精勤於職休沐未嘗出行後上方幸河東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得本書以相校

無所遺失上奇其才擢為尚書郎中令安世寛仁與父
異十有二月丞相嚴青翟下獄死春起栢梁臺三月大
雨雪辛亥太子太傅趙周為丞相夏大雨水關中餓死
者以千數秋九月詔曰仁不異遠義不辭難江陵饑寒
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分循天下吏民有能救
饑困者具舉以聞
三年冬十月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為弘農縣十有
一月令民有告緡者以其半與之春正月戊子陽陵園

災夏四月雨雹關東郡國七十餘縣飢人相食常山王舜薨謚曰憲王王子勃嗣有罪廢徙房陵立憲王中子平為真定王徙代王義為清河王

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東行幸汾陰十有一月甲子立后土祠于汾陰禮畢行幸滎陽還至洛陽詔問周王後得孽子嘉封為周子南君以奉周祀春二月中山王勝薨謚曰靖王勝樂酒好內色有男子百二十餘人夏封方術士欒大為樂通侯位上將軍欒大膠東人也

以方術言於上曰臣嘗往東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臣師曰黄金可成河水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恐効文成將軍則方術之士掩口不能言矣文成將軍者齊人也姓李字少翁以方術進拜為文成將軍上以客禮待之於甘泉宫中畫太一諸鬼神像所設祭祀欲以致其神歲餘其方不效乃為帛書以飯牛偽言牛腹中有奇書殺而視之上識其手書問之果服乃誅上既殺文成而悔之及得欒大甚喜乃大敢為大言

處之不疑上使驗小方鬬棊棊自相觸大言能致其師
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今有親屬以客禮待之上
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凡
四將軍四印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輿廐馬帷帳器物
以充其家以衛長公主妻之賫黃金萬斤上親至其家
自公主大臣將軍卿相已下皆致酒其家刻玉印曰天
道將軍使者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大亦衣羽衣立白茅
上受印綬以示不臣於是五利將軍嘗夜祠其家欲下

其神後裝欲入東海中云求其師至大山不敢入海上使人隨而驗之皆妄言不效先是方士李少君乃言能致物却老少君嘗坐武安侯家有老人年九十餘少君乃言與人大父遊獵處老人為兒時識其家處一坐盡驚上有古銅器以問少君少君對曰此器齊桓十年陳於栢寢下案其刻銘果齊桓公器時皆謂少君數百歲人也少君言祠竈可致物如丹砂可化為黄金黄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而蓬萊仙人可得見也見之以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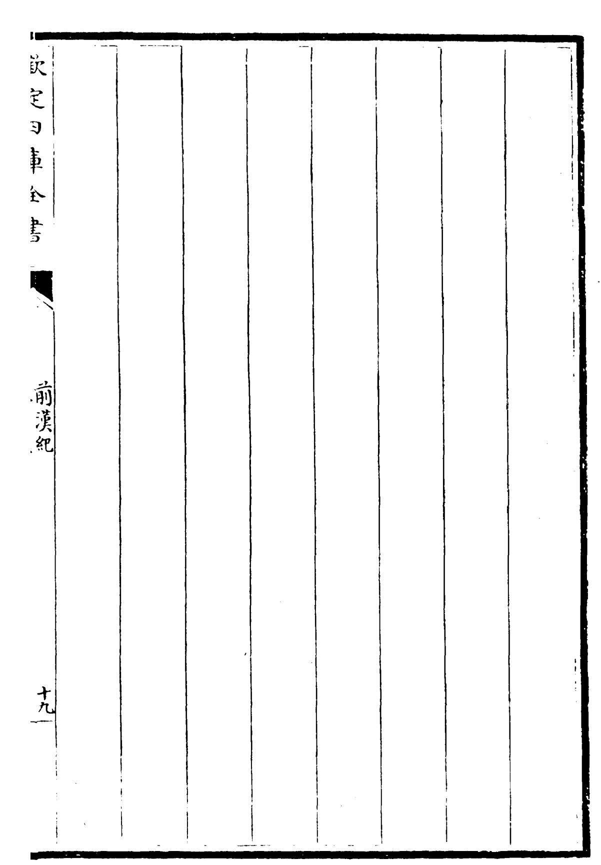
禪則不死黄帝是也其後方乡不效而少君病死道士以為化去不死也齊人公孫卿言黄帝得寶鼎而神化登於天讖書言漢興正當黄帝之運漢之聖徳者在髙祖之孫上曰嗟乎誠得如黄帝吾視去妻子如脱屣爾拜卿為郎使候神於太室是時言神怪方術者以萬數入海求仙人者數千人上幸東萊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大人迹諸方士後皆無驗上益厭倦然猶羈縻不絶冀望其真上嘗疾病有巫為上致神君貴者

曰太一其次曰太禁司命之屬皆從之云非可見但聞其言言與人音等也時去則若風肅然嘗以夜至或以晝至或居室帷幄中上禮之然後入因巫為主人關通飲食所欲言又置禱官張羽旗設祭具以祀神君所上使人記之其言世俗所知亦無餘殊者而上心甚善之其事祕世莫傳也而信以為神矣

荀悅曰易稱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各當其理而不相亂也過則有故氣變而然也若夫大石自立僵

柳復起此形神之異也男子化為女死人復生此含氣之異也鬼神髣髴在於人間言語音聲此精神之異也夫豈形神之怪異哉各以類感因應而然善則為瑞惡則為異瑞則生吉惡則生禍精氣之際自然之符也故逆天之理則神失其節而妖神妄興逆地之理則形失其節而妖形妄生逆中和之理則含血失其節而妖物妄生此其大旨也若夫神君之類精神之異非求請所能致也又非可以求福而禳災矣且其人不自知其所

然而然况其能為神乎凡物之怪亦皆如之春秋傳曰作事不時怨讟起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者當武帝之世賦役煩衆民力凋弊加以好神仙之術迂誕妖怪之人四方並集皆虛而無實故無形而言者至矣於洪範言僭則生時妖此葢怨讟所生時妖之類也故通於道正身以應萬物則精神形氣各返其本矣秋馬生渥洼水中九月辛巳丞相趙周下獄死丙申御史大夫石慶為丞相立常山憲王舜少子商為泗水王



前漢紀卷十三

前漢紀卷十四

漢 荀悅 撰

孝武皇帝紀五

五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遂登隴崆峒而還十有二月辛巳朔旦冬至始立泰畤於甘泉夏五月諫議大夫終軍使者安國少季使南越欲令入朝比内諸侯軍自請願受大冠衣長纓必羈越王之頸致之闕下軍既至越王聽命上大悅賜南越王大臣印綬令一用漢法使

者留鎮撫之王太后皆莊嚴將入朝越相呂嘉不欲内屬初尉佗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不可以怵好言入見亡國之勢也故佗欲入朝而不果王太后置酒請使者及嘉等欲因使者權謀因以誅嘉使者相倚伏莫敢發嘉覺之則趨出稱疾陰謀作亂令國中曰王少年太后中國人與使者安國少季私通專欲内屬無顧我越民社稷萬世之計遂攻殺太后及王盡殺使者齊相卜式上書願父子將兵死南越以盡臣節上不遣而賢之

賜爵關内侯黄金四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丁丑晦日有食之秋有蛙蝦蟇鬬闕下上遣伏波將軍路博德樓船將軍楊僕戈船將軍嚴助下瀨將軍祖廣明因擊南越别道出咸陽會番禺城下九月列侯坐獻黄金酎祭宗廟不如法奪爵者百六十人樂通侯欒大坐誣罔腰斬西羌衆十餘萬人反與匈奴通使攻安定圍枹罕匈奴入五原殺太守

六年冬十月遣將軍李息征西羌上將辛緱氏至安邑

桐鄉聞南越破因改桐鄉為聞喜縣春至汲新中鄉得呂嘉首因以中鄉為獲嘉縣以南越地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九郡又遣將軍韓說平西南夷以其地為武都牂牁越雟沈黎文山五郡秋東越王餘善反遣横海將軍韓説等擊之又遣浮海將軍公孫賀出九原強弩將軍趙破奴出令居擊匈奴皆出塞二千餘里不見虜而還乃分武威酒泉郡置張掖燉煌徙民以實之是歲齊相卜式為御史大夫

元封元年冬十月上自帥師廵邉置十二部將軍勒兵十八萬騎連旌旗徑千餘里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安城北登單于臺望朔方臨北海威震匈奴遣使者郭吉告烏維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矣今天子自將待邉單于能戰亟來不能則臣服何但逃伏漠北寒苦之地為單于聾馬單于怒囚吉遷之北海上然終不敢出上還祠黄帝於橋山廼歸甘泉東越殺其王餘善以降遷其民於江淮之間遂空其地春正月行幸緱氏登嵩

高聞聲稱萬歲者三羣臣吏卒莫不稱皆聞之於是封太室以三百戸為奉邑禁民無伐其山木復其民遂東巡海上御史大夫卜式貶為太子太傅内史倪寛為御史大夫夏四月癸卯上遂登封太岳初議封禪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故有遺書言封禪事上以問内史倪寛寛曰陛下躬發聖德統緝羣元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嚮徵兆必報天地並應瑞符著明封太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將

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人人自盡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玉振以順承天慶垂萬世之基上乃自制禮儀採儒術以文焉拜寛為御史大夫從封禪行自太山復東巡海至碣石自遼西歷北邊九原歸於甘泉初梁相有褚大通通五經為博士時倪寛為弟子及御史大夫缺上徵大通自以為得御史大夫至洛陽聞寛為之大通大笑及至與寛議封禪於上前大通不及寛乃退而服曰上誠知人賜太山所過民年

七十以上及孤老帛秋無出租算賜天下民爵女子百戶牛酒五月歸甘泉秋有星孛於東井又孛於三台本志以為其後衛太子亂之應齊王閎薨無子國除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春正月行幸緱氏遂至東萊夏四月祠太山至瓠子臨决河令從臣將軍已下皆負薪塞河作瓠子之歌赦所過徒賜孤獨髙年米行還築通天臺于甘泉作飛廉館於長安公孫卿言仙人可見陛下每在常處故不見故作通天臺以候神朝鮮

王反殺遼東太守募天下死罪擊朝鮮朝鮮本秦時屬遼東漢興以為其遠難守故遼水為塞盧綰之反也燕人衛滿亡命聚黨千餘人在遼居秦故地稍稍侵屬其東小蠻夷而王之地方數千里保塞外為臣傳子到孫至右渠抗命不賔故於是而伐之六月甘泉宫中生芝草九莖上嘉之乃赦天下作芝房之歌秋作明堂於太山下遣樓船將軍楊僕左將軍荀彘將應募罪人擊朝鮮又遣將軍郭昌等平西南夷未服者以為益州郡

三年春作角觝戲以享外國朝獻者三百餘里內人皆觀夏朝鮮斬其王右渠以降以其地為樂浪臨屯玄菟真番四郡楊僕坐失亡多免為庶人荀彘坐爭功棄市秋七月膠西王端薨端數犯法有司請誅端上不忍凡再削國去太半端怨𤍨端杜其南門從一門出入宮室府庫壞漏財物以巨萬計盡腐終不復收省吏二千石欲以法治端端輙求其罪誥之無罪者藥之所殺傷二千石甚衆無子國除武都氐人反分徙酒泉郡十二月

雨雹如馬頭

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至代而還行幸河東春三月祠后土有神光集于靈壇一夜三見夏大旱民多暍死秋匈奴寇邉遣將軍郭昌屯朔方

五年冬上南廵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嶷登灊天柱山自潯陽浮江親射蛟魚于江中獲之遂北至琅邪傍蒲浪海所過禮祀名山大川春三月還至泰山增封甲

子祀高祖於明堂以配天因朝諸侯王列侯受郡國計

夏四月赦天下賜鰥寡帛貧窮者粟所幸縣無出租賦

大司馬大將軍衛青薨謚曰烈侯青既尊貴而平陽侯

曹壽有惡病就國薨長公主問列侯誰賢者左右皆言

大將軍公主笑曰此常騎從我柰何左右曰於今尊貴

無比於是主諷太后太后白之上乃詔青尚平陽公主

與主合葬起冢像廬山初置刺史部十二州詔曰蓋有

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功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

馬或奔踶而至千里士或負俗之累而立成功名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絶國者以聞

六年冬幸回中春作首山宫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赦汾陰殊死已下賜天下貧民帛益州昆明反遣將軍郭昌擊之夏京師民觀角觝于上林秋大旱蝗

太初元年冬十月行幸太山十有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祠上帝於明堂乙酉栢梁臺災夏侯始昌先言其災日

始昌魯人也明於陰陽以術進而為梁王太傅上甚重

之以選為昌王大傅十有二月禋嵩里祠后土東臨渤海望祀蓬萊還受計於甘泉宮春二月起建章宮夏五月正律歷以寅月為正首色尚黄數用五定官名正律歷協音樂昔夏以寅月為正殷以丑月為正周以子月為正承三統十一月乾之初九其位在子天氣始起生陰陽之化故子為天統六月坤之初六其位在未陰受陽任成剛柔之刑其衡在丑故十二月為地統正月乾之九三萬物湊出於地人奉之而承之故寅為人統自

夏殷及周三變而復故漢用夏正天統始施化於子半日萌生而色赤地統受之於丑始化而色黄半日色化而白人統受之於寅始孳成而黑至寅半日生色青故夏色尚黑殷色尚白周色尚赤律歴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參伍以變錯綜其數校之氣物和之心耳以逹自然之數以順性命之理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本起黄鍾之數始於一積之無窮以周備事物之數職在太史掌之聲者宫商角徵羽所以

諧八音正情性移風俗也八音者土曰缶匏曰笙皮曰鼓竹曰管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鍾木曰柷敔角者觸也物出於地戴芒角也徵者祉也物盛而繁祉也宫者中也商者量也物盛而可量度也羽者宇也物聚而覆宇之也合之五行則角為木於五常為仁於五事為貌商為金為義為言徵為火為禮為視羽為水為智為聽宫為土為信為思為心宫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六律律法也以統氣類物子曰黄鍾寅曰太族辰

曰姑洗午曰蕤賓申曰夷則戌曰無射六呂呂助也以
助陽宣氣未曰林鍾酉曰南呂亥曰應鍾丑曰大呂卯
曰夾鍾巳曰中呂黄鍾黄中色也鍾種也言以中色布
種物也大呂呂助陽也太族族湊也言湊地上爾也夾
鍾夾輔陽也姑洗姑固也洗潔也言固潔物也中呂陰
始起未發居中而助陽也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導
物而繼之也林鍾林居也言陰受陽任居鍾物也夷則
夷傷也則法也言陽正法使陰夷當傷之物也南呂南

任也陰受陽任成物也無射射厭也陽究陰成終而復始無厭之也應鍾陰應陽而後鍾物也五聲之本生於黄鍾黄鍾之律長九寸為管或損或益以定五聲九六相生陰陽之應故三分黄鍾損一下生林鍾三分林鍾益一上生太族三分太族損一下生南吕三分南吕益一上生姑洗三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鍾三分應鍾益一上生蕤賔三分蕤賔損一下生大吕三分大吕益一上生夷則三分夷則損一下生夾鍾三分夾鍾益一上生

無射三分無射損一下生中呂陰陽相生自黄鍾始而左轉八八六十四爲位其法皆用銅職在太樂太常掌之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於黄鍾之長以秬黍之中者一黍廣度之九十分黄鍾之長一黍爲一分十分爲一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一引而五度審矣職在内官廷尉掌之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本起黄鍾之龠以秬黍之中者千有二百實爲一龠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

五量為嘉矣籥者興也合者合也升者登也斗者聚也斛者角也職在太倉大司農掌之權衡者所以平輕重銖兩斤鈞石也本起黄鍾之重籥容千有二百黍重十二銖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銖者從微至見可殊異也兩者兩鍾之重也二十四氣為象斤者明也三百八十四銖為易二篇之爻陰陽變動之象十六兩為斤斤者四時乘四方之象也鈞者以平均物也三十斤一月之象也石者大也權之大者

也四鈞四時之象也重一百二十斤十二月之象也而五權備矣物與權均而生衡衡運而生規規圜而生矩矩方而生繩繩直而生物定矣是謂五則君臣用焉以定國禮百工由焉以為法式職在鴻臚鴻臚掌之夫推歷生律制器權衡規矩準繩度量探賾索隱鈎深致遠莫不用焉匈奴單于好殺伐左右大都尉欲殺單于以降漢於是使因杅將軍公孫敖築受降城於塞外事覺左右大都尉誅死秋八月行幸安定發天下謫民遣貳

師將軍李廣利征大宛秋大蝗自東方飛至燉煌
二年春正月戊申丞相石慶薨慶即奮之小子世以淳
厚為行奮四子皆以孝謹位至二千石故景帝并其號
曰萬石君萬石君過宮門闕必下車步走見路馬必軾
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童僕侃侃如也
唯謹爾上賜食於家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
哀戚而子孫遵教亦如之以敬謹聞于郡國奮長子建
為郎中令建奏事事下建讀之而馬字少一點建驚恐

曰死罪矣其畏懼如此有言於上屏人言極切廷見若不能言慶為太僕從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鞭數馬畢乃舉手曰六馬慶於兄弟最為輕易然猶如此諸孫皆孝唯建最甚萬石君卒建在喪扶杖乃能行歲餘亦死初慶為齊相齊相慕其家行不言而治及為丞相厚謹而已太僕公孫賀為丞相二月行幸河東祠后土令天下大酺五日膢五日祠門戶比臘夏五月籍吏民馬補車騎馬秋蝗遣浚稽將軍趙破奴將二萬騎出朔方擊

匈奴為匈奴八萬騎所圍遂没其軍破奴居匈奴中十餘年後亡歸漢冬十有二月御史大夫倪寛卒初寛以儒學進家貧受業博士常為弟子都養時行傭作帶經而鉏休息輙誦讀為廷尉卒史以不習吏事除為從史徙之北地視畜數年還廷尉適有疑奏已再見卻矣掾吏莫知所為寛言其意事即得可後上問張湯前奏事非掾吏所為誰為之湯對曰臣從史倪寛湯由是以寛為奏讞掾從為侍御史見上問尚書經義數事為太中

大夫遷左内史民甚信重之後有軍發左内史粟負租課殿當免吏民聞之輸租繈負不絶課更以最

三年春正月行巡狩海上膠東相王延廣為御史大夫

夏四月還修封泰山禪石閭遣光禄大夫徐息築五原塞外列城西北到盧朐山遊擊將軍韓說將兵屯之強弩將軍路愽德築居延城秋匈奴黎湖塗單于入定襄雲中殺畧數千人入張掖酒泉殺都尉

四年春正月貳師將軍李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

初廣利將騎六千步兵數萬人至貳師城下取善馬西至郁夷城當道小國各城守不肯給食食乏而還往來二歲到燉煌士卒十遺二三上書請罷兵上大怒乃益發兵卒六萬人負從者不豫牛十萬馬二萬驢騾馲駝以十萬數多賫粮轉運奉軍天下騷動廣利遂進兵當道小國皆送迎給廪食徑到大宛城圍宛三十餘日宛中貴人共殺其王毋寡奉其首出食給軍悉出善馬漢擇取其善馬十匹中馬三千餘匹乃共與立宛貴人昧

祭為王與盟而還諸所過小國皆遣子弟從入獻見因
為質焉還王門關死者萬餘人馬數千餘匹行乏食戰
死甚多將吏貪不愛士卒故死亡者多上以為萬里而
伐不錄其過乃封廣利為海西侯封騎士趙弟殺郁城
王為新畤侯拜卿三人二千石數百人千戶以下千有餘
人廣利者李夫人兄也廣利弟延年性知音善歌舞上
愛之乃為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而李夫人亦善舞
甚姣麗有寵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上問

而謝曰妾聞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妾不敢宴惰見
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宜見我屬託兄弟乎將加賜
千斤而與兄弟尊官乎李夫人答曰尊官在帝不在一
見上固欲見之夫人遂轉向壁歔欷不復言於是上不
悅而起姊妹讓之曰貴人獨不見囑託兄弟邪何為恨
上如此夫人曰所以不見帝者乃所以深託兄弟也夫
以色事人者衰則愛弛愛弛則恩絶上所以戀戀者乃
以為平生容貌今見我顔色毀壞必有吐棄我意尚復

肯追思憫録其兄弟哉及夫人卒上以后禮葬之圖畫其形於甘泉宮而尊重其兄弟廣利為將軍延年為恊律都尉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有方士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張燭設帷幄陳酒食而令上居他帷遥見好女子如李夫人還帳坐而䏚然不得就視初上發讖書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後得烏孫好馬名曰天馬及得宛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名曰天馬更名烏孫馬曰西北極馬上甚好宛馬每使使者相望於道率十輩大者數

百人小者百餘人一歲中使多者十餘輩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五六歲而還不能無侵盜幣物及使失旨者輙案重罪以激怒之因復求使自贖由是使無窮已而輕犯法募吏民自占使者無問所從來皆遣之而漢使窮河源矣外國朝貢並至上乃悉從外國客巡行至海上大都多人民則過之觀民人府庫之饒厚賞賜作角觝戲出奇戲酒池肉林以觀示之秋起明光宮冬行幸回中徙弘農都尉治武關稅出入者以給吏卒

食大宛既破外國振恐上欲遂困匈奴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絶悖逆齊桓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於是復圖匈奴矣遣中郎將蘇武至匈奴匈奴留武不得歸武固執漢節不肯降

天漢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匈奴使使來獻大羽白氅夏大旱五月赦天下秋發謫戍屯五原監軍御史穿北軍壘垣以為賈區守軍正丞胡建欲誅之陰約其從卒監軍御史與諸校尉列

坐建趨至拜謁因令卒引御史斬之諸校尉驚愕不知所謂建遂上奏曰監軍御史穿北軍垣以為賈利於使文吏議不至重高皇帝法曰壁壘已定穿踰不由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之臣謹按軍法曰正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二千石以下行軍法焉臣謹案以法斬上壯其節制書答曰國容不入軍容軍容不入國容何文吏也建有何疑焉是歲濟南太守王延年為御史大夫

二年春行幸東海還幸回中夏五月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匈奴斬首虜萬餘級因杅將軍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卒五千出居延與鞮汗單于戰斬首萬餘級陵兵敗降匈奴陵者李廣孫敢兄當户之子上使陵爲貳師將軍督輜重陵稽首曰願得自當一隊上曰吾無騎與汝陵曰不用騎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遇以騎三萬攻陵陵千餘弩俱發應絃皆倒虜還走上山

陵追擊之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賢王馳兵八萬騎攻陵陵且戰且却南行數日抵山谷中復大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五日抵大澤葭葦中虜從上風縱火燒陵陵亦令軍縱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自步鬬樹木間復殺虜數千因發連弩射單于下走是日捕得生口言單于曰此漢精兵也日引吾南行近塞得無有伏兵乎諸軍長皆曰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勝後無以復使邊臣

令漢益輕匈奴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還是日戰數十合復力戰殺傷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中候管敢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軍無後救射矢且盡單于大喜進兵使騎並擊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趨降遂遮道攻陵四面射矢下如雨陵矢且盡即棄車去士卒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持之軍吏持尺刀抵入山谷單于入遮從山上墜石下士卒多死不得行陵曰兵敗吾死矣軍吏或勸陵降

陵曰吾不死非壯士也陵嘆曰使人有數十矢足以免矣今無兵復戰令軍士人持三升糒一片氷令各散去遮虜鄣相待陵與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數十人虜千騎追之延年死陵曰無面目以報陛下遂降士卒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餘里單于以大女妻陵立為右校王上聞降大怒大臣憂懼太史公司馬遷上言陵功以陵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初上遣貳師將軍出時令陵為助兵及陵與單于相持而貳師

無功上以遷欲沮貳師為陵游說後捕得匈奴生口言陵教單于為兵法上怒乃族陵家而下遷腐刑陵聞之曰教單于為兵者乃緒也非陵也李緒者故塞外都尉先是降匈奴陵痛其家以緒誅乃使人刺殺緒司馬子長既遭李陵之禍喟然而嘆幽而發憤遂著史記始自黄帝以及秦漢為太史公記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益州刺史任安與遷書責以不推賢貢士遷報書曰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三十餘年矣嘗厠下大夫之

列陪外庭末議不能引綱維盡思慮今以虧形在闒茸之間當何言哉昔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為之寒心童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奈何使刀鋸之餘薦天下之豪俊哉僕少負不羈之氣長無鄉曲之譽幸得奉薄技出入周衛而事乃有大謬夫僕與李陵趣舍異路素非相善也然觀其為人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常思奮不顧身以狥國家之急僕以為有國士之風夫人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

赴公家之難斯亦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痛心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横挑强胡拒億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給悉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之轉鬬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軍士無不奮躬流涕沬血飲泣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塲雖古名將不見過也身雖陷敗其所摧破亦足暴功於天下僕以為陵之不死直欲得當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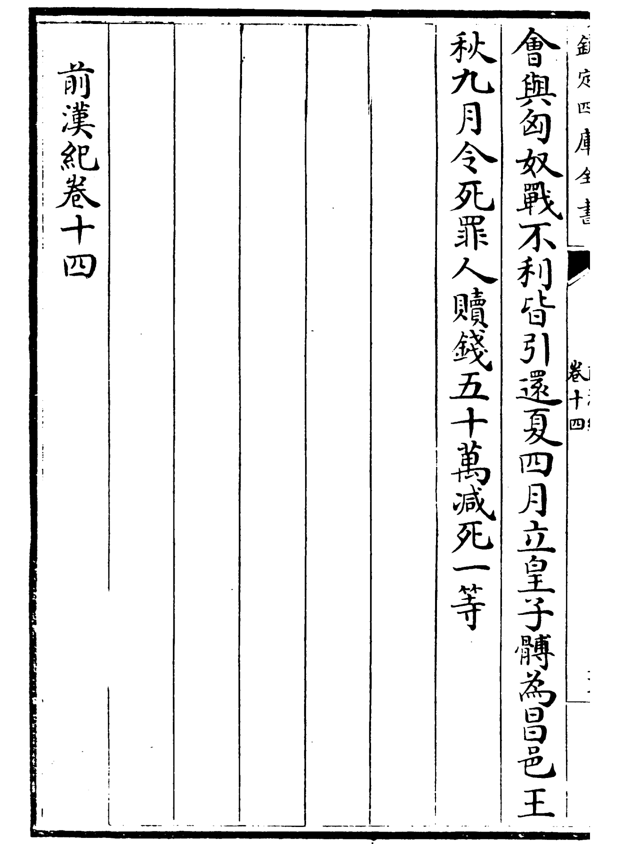
漢也時主上聞陵敗食不甘味聽朝不怡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量欲効其款款之愚因推此意以言之欲以廣主上之意上以僕非沮貳師而為陵遊說遂下之於吏拳拳之忠終不能自明列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僕聞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色其次不辱辭令且臧獲婢妾猶能引決僕所以隱忍苟活身陷糞土之中而不辭者私心有所不盡疾沒世而名不稱於後世也昔西伯拘而演

周易仲尼戹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明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足兵法修列僕竊不自量託於無能之辭欲網羅天下放逸舊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僕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後人雖萬被戮豈有悔哉太史公記凡百三十篇五十餘萬言遷父談亦為太史公自叙其先重黎之後世掌天地官也本傳曰司馬遷據左氏春秋國語採世本戰國策逮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迄于天漢其言秦漢詳矣

至於採摭經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畧或有抵忤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黄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野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録泰山琅邪羣盜徐勃等阻山攻城斷道路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仗斧鉞分部逐捕刺史郡守已下皆伏誅

三年春二月御史大夫王延年有罪自殺執金吾杜周為御史大夫初榷酒酤三月行幸太山修封禪祠明堂因受計還北海祠恒山瘞玄玉夏大旱四月赦天下所過無出田租秋匈奴入鴈門太守坐畏懦棄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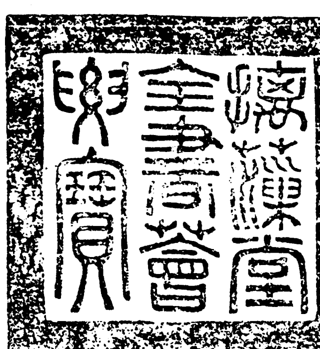
四年春正月朝諸侯王於甘泉宮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六萬餘騎步兵七萬人出朔方因杅將軍公孫敖將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鴈門遊擊將軍韓說將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強弩將軍路博德將步兵萬餘人與貳師將軍



會與匈奴戰不利皆引還夏四月立皇子髆為昌邑王

秋九月令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

前漢紀卷十四



覆校官檢討臣李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金士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前漢紀卷十五至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九百四十 史部

前漢紀卷十五

漢 荀悅 撰

孝武皇帝紀六

太始元年春正月因杅將軍公孫敖坐妻為巫蠱腰斬徙郡國吏民豪傑於茂陵陵在雲陽已巳晦日有蝕之

夏六月赦天下

二年春正月行幸回中秋大旱九月募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罪一等御史大夫杜周卒周南陽人也為吏

深刻爲廷尉詔獄繁多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减百餘人郡國一歲或千餘章大者連罪證案數百人小者數十人逺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詔獄因責章告不服以掠笞而定之於是聞有罪者皆亡匿繫獄久者十餘年赦而相告言大抵盡誣以爲不道廷尉及中都官詔獄罪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餘萬人嘗冬獄未竟會立春有寛大令周蹋地歎曰復假吾數十日足吾事矣其酷暴如此及爲御史大夫兩子夾河爲郡守貲累

巨萬治民皆酷暴而少子延年字幼公行寬厚云光祿
大夫暴勝之為御史大夫趙中大夫白公穿渠引涇水
首起池陽谷口尾入櫟陽渭中廣袤一百里溉田四千
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
口鄭國在前白渠在後舉鍤成雲決渠為雨水流竈下
魚跳入釜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
食京師百萬餘口言此兩渠之饒也鄭國昔韓國之小
水工也韓患秦東伐欲罷勞之乃遣鄭國説秦令鑿渠

引涇水自中山以西抵壺口為渠緣北山東注洛水三百餘里以溉田中作而情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為計然渠成亦秦之利臣為韓延數年之命而為秦建萬世之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溉田四萬餘頃收皆一畝一鍾於是關中沃野無凶年之憂秦以富強因以名為鄭國渠昔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有令名至文侯曾孫襄王與羣臣飲酒王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以百畝鄴獨以三百畝

是惡田也漳水在傍西門豹不知用之若知而不興是不仁也若其不知是不智也夫仁智而豹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以史起為鄴令遂決漳水溉鄴以冨魏之河内民歌之曰鄴有令名為史公決漳水兮溉鄴傍終古斥鹵兮生稲粱百姓豐足民用寧康皆言水之大利也

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宮饗外國客二月令天下大酺五日行幸東海獲赤鴈幸琅邪祀日成山登之罘山稱萬歲冬賜行所過戸錢五千鰥寡孤獨帛人二匹

四年春二月行幸泰山壬午祀高祖於明堂以配上帝因受計癸未祀孝景皇帝於明堂甲申修封禪丙戌禮石閭夏四月辛亥行幸不其山祀神於交門宮若有神饗坐拜者五月行還幸建章宮大置酒赦天下秋七月趙地有蛇自郭外入與邑中蛇羣鬬孝文廟下邑中蛇死冬十月甲寅晦日有蝕之十有二月行幸雍祠五畤遂至安定北地

征和元年春正月行還幸建章宮三月趙王彭祖甍謚

敬肅彭祖巧佞足恭心刻好法律常以詭詐求相二千石言語微短輙書以迫刼之及汙以姦利二千石無能滿歲者輙被罪刑夏大旱冬十有二月發三輔騎士大捜上林閉長安城門索之十有一日乃解巫蠱起

二年春正月丞相公孫賀下獄死是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初賀頓首流涕不受印綬上不聽賀懼曰禍從此始矣賀子敬聲有罪下獄是時詔捕京師大俠陽陵朱安世不能得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子罪上許之果得

安世安世大笑曰丞相禍及族矣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及使巫者祭祀馳道埋桐偶人呪詛上事下有司案驗賀窮治所犯遂父子俱死獄中而家族矣涿郡鐵官鑄冶銷金皆飛上天三月丁巳涿郡太守劉屈氂為丞相夏四月大風發屋拔樹閏月諸邑公主陽石公主皆坐巫蠱死行幸甘泉宮秋七月使使者江充掘巫蠱於太子宮巫蠱之禍始自朱安世成於江充充趙人也為敬肅王上客趙太子丹疑充以巳陰

事語王收捕充不得盡殺其父兄充亡入關上書告趙
太子罪至死會赦得免充為人魁岸容貌甚壯初上見
充望而異之謂左右曰燕國固多奇士以充為直指使
者督三輔盜賊充從上至甘泉還逢太子家人乘車行
馳道中充以屬吏奏沒入其車馬太子使人謝罪不聽
遂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遷水衡都尉後上
使充治巫蠱事充將胡巫掘地求桐人及為他姦怪徵
驗輒收拷燒金鉗灼強服之民輒相引以巫蠱劾以大

逆不道死者數萬人莫敢訟其寃充與太子有隙恐上一旦晏駕為太子所誅因言宫中有巫蠱氣上令案道侯韓説黄門蘇文等助充充先治後宫希幸御夫人以次及皇后遂及太子宫云得桐木人太子少傅石德謂太子曰上疾甚在甘泉皇后諸吏家請問皆不報上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獨不念秦扶蘇邪今無以自明可收充窮治姦詐壬午太子詐令客為使者收捕充等韓説格死蘇文亡歸甘泉太子使人白皇后皇后

發武庫兵長樂宮衛士太子親臨罵充曰趙虜亂趙
國父子未足邪今乃亂吾父子遂斬充以徇告百官曰
江充反炙胡巫於上林中長安擾亂言太子反上聞怒
詔丞相發三輔近縣兵捕反者太子懼遣使者矯制赦
長安中都官囚徒發武庫兵召監北軍使者任安發北
軍兵安受節已而閉軍門不肯應太子太子因而驅四
市人合數萬人逢丞相合戰五六日死者數萬人流血
入溝中庚寅太子敗出走南奔覆盎城門得出皇后自

殺司直田仁部不閉城門坐令太子得出丞相欲斬之御史大夫暴勝之曰司直二千石當先請之丞相乃止上聞之大怒責問勝之曰司直縱反者丞相斬之是也大夫何敢擅止之勝之自殺任安坐受太子節懷二心與田仁皆腰斬諸太子賔客皆誅其隨太子發兵以反法族之吏士刻掠者皆徙燉煌

荀悅曰任安之斬也是開後人遂惡而無變計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長安城諸城

門以太子持赤節故更節加以黄旄上怒甚羣臣憂惶莫知所出壺關三老上書曰臣聞父猶天母猶地子猶萬物也天平地寧陰陽和調萬物乃茂父慈母愛室家得中子乃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家喪亡昔孝已孝而被謗伯奇仁而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則積毀之所生也今皇太子為漢適嗣承萬世之業繼祖宗之重親皇帝之宗子也江充閭閻之隷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蹴太子造飾姦詐

親戚隔絶太子進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含寃結憤而無告訴不勝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者欲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趙太子天下誰不聞其罪固宜誅戮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攻之又使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唯陛下寛心慰意無患太子之非亟罷兵甲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書奏上

感悟之八月辛亥太子死於湖太子亡到湖主人家貧織屨以給太子太子有故人陰使求之發覺吏圍捕太子太子閉室自經男子張富昌為卒足蹋戶開新安令李壽趨抱解太子主人公格鬭死皇孫二人皆遇害後巫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之無罪也乃封李壽為抱侯張富昌為蹋踶侯而高廟令田千秋復訟太子寃曰臣夢見一白頭翁教臣上言曰子弄父兵罪當可赦天子之子過悮殺人何罪哉上悟曰是高廟之靈使公覺朕也

公當遂為吾輔佐乃擢拜千秋為大鴻臚而族江充家焚蘇文於横橋上及湖加兵於太子皆族之作思子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癸亥地震九月大鴻臚商邱成為御史大夫立趙敬肅王小子偃為平干王匈奴入上谷五原殺畧吏民

三年春正月行幸雍祠五時至安定北地匈奴入酒泉殺兩都尉二月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十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將二萬人出西河重合侯莽通將四萬

騎出酒泉成至浚稽山多斬首虜通至天柱山虜引去因招降車師皆引還廣利兵敗降匈奴夏五月赦天下六月壬寅丞相屈氂下獄腰斬屈氂者中山靖王子也貳師初與屈氂辭曰願君早請昌邑王為太子太子若立君有何憂哉屈氂許諾屈氂女為廣利子妻而昌邑王李夫人子也故欲共立之上聞其言而惡之後屈氂妻坐為巫蠱呪詛屈氂腰斬妻梟首廣利妻子亦見收廣利聞之懼降于匈奴遂族矣秋大蝗

四年春正月行幸東萊臨大海二月丁酉有隕石于雍二時天晴晏然無雲有紅氣蒼黄色若飛鳥集成陽宫南隕星于雍聲聞四百餘里墜而為石其色黒如毉三月上行幸鉅鹿還幸泰山修封禪庚寅祠髙祖於明堂癸巳禮石閭夏六月還幸甘泉丁巳大鴻臚田千秋為丞相千秋無他材能術學敦厚有智居位自稱逾於前後數公是時天下疲於兵革上亦悔之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大夫奏言故輪臺以東皆故國處有

溉灌田其旁小國少雖刀貴黄鐵綿繒可以易穀臣愚以為可遣屯田卒詣輪臺置校尉二人通利溝渠田一歲有積穀募民敢徙者詣田所就畜積為産業稍稍築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為便事上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以助邊用是困老弱孤獨也今又請田輪臺曩者朕之不明興師遠攻遣貳師將軍古者出師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乃者遍召羣臣又筮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曰匈奴困

敗方士占星氣大卜著龜皆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失
卜諸將貳師最吉朕親發貳師詔之必無深入今計謀
卦兆皆反謬貳師軍敗士卒離散畧盡悲痛常在朕心
今有司請遠田輪臺欲起亭燧是唯益擾天下非所以
憂民也朕不忍聞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務本勸農
無乏武備而已由是不復出軍封丞相為富民侯而勸
耕農自是田多墾闢而兵革休息本傳曰孝武之世圖
利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表河曲列四郡

開玉門闢通西域以斷匈奴之右臂隔絶南羌月支單于失援由是遠遁漠北而漠南無王庭遭直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強盛故能積羣貨覩犀象瑇瑁則開犍為朱崖七郡感蒟醬竹杖則開牂牁越嶲聞天馬蒲萄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貝犀象翠羽之珍盈於後宮氍毹瑇瑁琪瑠蒲萄龍文魚目汗血名馬充於黄門巨象獅子猛獸大雀之羣實於外囿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

門萬戶之宫立神明通天之臺造甲乙之帳絡以隋珠荆璧天子負黼依襲翠被憑玉几而居其中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渝都盧海中碭極漫演魚龍角觝之戲以觀視之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以榷酒酤管鹽鐵白金造皮幣算至船車租及六畜民力屈財貨竭因之以凶年羣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衣持斧鉞斬斷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

語豈非聖人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懸度之阨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所以分別區域隔絶内外也書曰西戎即序禹但就而序之非威德之盛無以致其貢物也西戎諸國各有君長兵衆貧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徒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總帥與之進退與漢隔絶道里尤遠得之不為益失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夫匈奴之為患久矣漢興已來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

運籌算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
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胄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
之利害未究匈奴之始終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婁敬是
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孝惠高后遵而
不違匈奴寇盜不為衰止單于反加驕慢逮至孝文與
通關市妻以漢女厚賜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
束邊地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感惟前後無益於邊
乃赫然發憤遂躬貫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

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陣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師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欲復守舊文頗增其要約以為義感君子利動貪人又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獨可說者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與厚利以歆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要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夫賦斂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而

使邊城守境之臣父兄緩帶稚子含哺胡馬不闚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乃知未有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當武帝時雖征伐尅暴而士馬物故畧與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之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此安肯以愛子為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

不選守邊境武畧之臣修鄣隧備塞之具礪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寇而務賦斂於民遠行貨賂割剥百姓以奉寇讎信甘言守空約而冀胡馬之不闚不亦過乎及至後世匈奴衰弱乃遣子入侍而單于或棄其子茍貪財利不顧言約虜掠所獲歲億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肯不棄質而重利也仲舒之言於是過也夫先王度中土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均土貢制内外修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勢異也是以聖人守中夏而

防邊藩邉蕃之俗貪而好利擁其部落相為雄長其與
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食飲不同言語不通是以聖王防
之甚嚴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
則師勞而致寇得其土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撫而
畜也是以明王外而不内踈而不戚政教不及其民正
朔不加其國來則懲以禦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貢
獻則接以禮讓羈縻不絶使曲在彼盖聖人制禦蠻夷
之常道也秋七月辛酉晦日有蝕之不盡如鉤

後元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遂幸安定昌邑王髆薨謚曰哀王夏六月御史大夫商丘成有罪自殺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反侍中駙馬都尉金日磾奉車都尉霍光騾騎都尉上官桀討之初何羅與江充善而通以誅太子時有功封之及上滅充家何羅兄弟懼日磾視其志意非常陰察其動静羅亦覺之不敢發上幸林光宫日磾疾卧廬中何羅與弟通及小弟安成謀殺使者矯節制以發兵明旦上卧未起何羅無

何從外入日磾心動入坐戸内須臾何羅袖白刃從東廂入上見日磾色變走趨卧内欲入觸寶瑟而僵日磾得抱何羅因傳曰何羅反左右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磾上曰勿格日磾捽投何羅殿下得擒縛之窮治皆伏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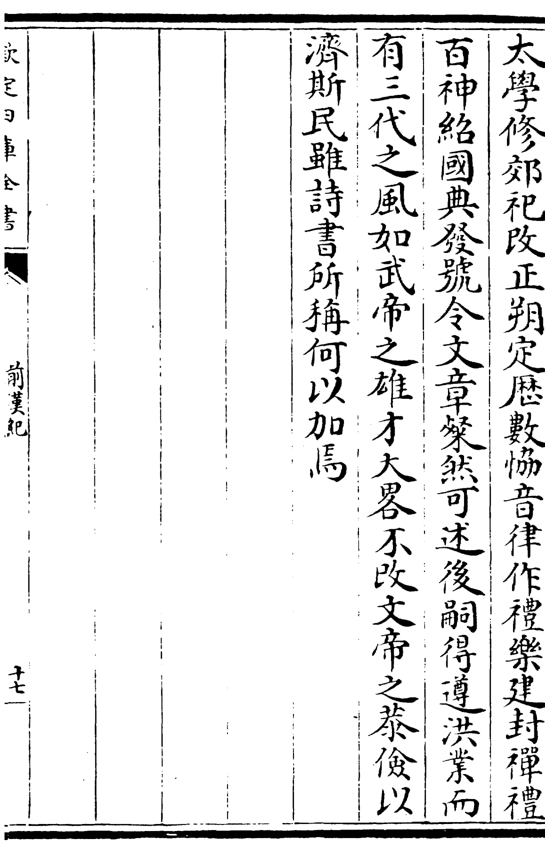
秋七月地震往往涌出水

二年春正月朝諸侯王宗室于甘泉宫賜宗室二月行幸盩厔五柞宫上疾篤侍中光禄大夫霍光問嗣焉上曰君未喻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矣先是上

畫周公輔成王朝諸侯圖以賜光光頓首讓曰臣不如
日磾日磾曰臣外國人將令匈奴輕漢三月乙卯拜光
祿大夫司馬大將軍日磾爲車騎將軍太僕上官桀爲
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爲御史大夫皆拜牀下與丞
相田千秋俱受遺詔輔少主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
失不得爲嗣少子弗陵者鉤弋夫人趙婕妤之子也初
上廵狩過河間望氣者言此邑中有奇女子氣上使名
之既至兩手皆拳上自擗之即時伸由是得號爲拳夫

人居鉤弋宮大有寵娙身十四月而生子上曰昔堯十四月而生鉤弋子亦然名其所生門曰堯母門初上欲立鉤弋子為太子以其母年少女主持政心難之會鉤弋有過乃譴以憂死乙酉立皇子弗陵為皇太子丁丑帝崩於五柞宮入殯於未央宮

讚曰本紀稱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之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藝遂疇咨海內舉其俊乂與之立功興



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禮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國典發號令文章粲然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才大畧不改文帝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

前漢紀卷十五